

丰收

李炳奎(太白湖新区)

9月23日,是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。作为一个从农村泥土里长大、又最终走出乡土的人,这个节日总让我心绪难平。与往年只在我心中默默感怀不同,今年,我为自己找了一种最朴素的纪念方式。

天刚蒙蒙亮,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我来到城郊和同学合租的小菜园。退休后,这片小小的土地,成了我与故乡、与过往岁月最真实的连结。我特意选在这个属于丰收的清晨,冒着细雨,将一棵棵嫩绿的白菜苗移栽进松软的土里,又俯下身,仔细端详那些绿莹莹、挂满雨珠的萝卜苗。

这一幕,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。那时的丰收,是全家老少在烈日下的挥汗如雨,是抢收抢种的紧张忙碌,关系着一整年的温饱。那份丰收,是滚烫而沉重的。而今,在这二分菜地里,丰收的意义却变得如此简单。它不再关乎生存,只关乎心境。我所期盼的“丰收”,不过是白菜能包出紧实的菜心,萝卜能长出爽脆的根茎。这份期待里,没有压力,只有一份从容的盼望,和亲手劳作的踏实。

雨渐渐停了,菜苗愈发青翠欲滴。我站在湿润的田埂上,心中充满感激。感谢故乡赋予我勤劳的底色,感谢这小小的菜园,让我在人生的秋天,依然能体会播种的希望与收获的欢欣。

这,便是属于我的,最踏实、最幸福的丰收节。

咏山河

刘成龙(任城)

秋风送爽,丹桂飘香,金风携桂香漫过校园,五星红旗在晨雾里舒展,红得灼眼,艳得庄重,像团燃着的火,把秋光里的青砖黛瓦、香樟枝桠,都浸润得耀眼明亮。

清晨,早读铃还未撞碎夜的宁静,教室已浮起琅琅的读书声。广播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旋律,温柔地撞在飘展的国旗上,又弹回少年泛红的耳尖。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贴脚,把贴了小国旗的纸鹤挂在桂枝间,风一吹,纸鹤跟着书页轻晃,和清亮的朗诵声缠在一起,把对山河的热爱,悄悄念给初升的晨光听。

午后阳光斜铺礼堂,幕布一拉开,红就成了燃着的火。白衬衫合唱团唱起《歌唱祖国》,台下观众整齐地站起,小红旗挥成翻涌的浪;舞蹈队姑娘裙摆绣着金穗,旋转时像沉甸甸的麦浪,与背景屏上“绿水青山”叠在一起最动人的是《少年中国说》的朗诵声,“少年智则国智”的呐喊触在梁柱上,弹进每个人心里,那声音里,是少年的意气,更是山河的希望。

暮色漫上来时,路灯次第亮起,国旗在昏黄里仍红得鲜明。同学背着书包离校,有人攥着“国泰民安”剪纸,有人揣着写满诗句的纸笺,字里行间都是晨光。

晚风吹拂,国旗轻摆,漫步校园,舒适怡然。慢慢体悟:爱国从不是远挂的口号,是晨读诗句里的赤诚,是红旗挥动间的炽热,美好的一切伴着教室未熄的灯、墙根蟋蟀的鸣,酿成秋夜最暖的景……

秋日献血记

王尊广(金乡)

九月末的上午,天高云淡。行经奎星湖公园,一眼瞥见那辆熟悉的采血车静驻于秋光之中,心头倏地一热——距上一次献血,竟过去一年有余了。未及多想,脚步已引领我踏了上去。

填表、量压、验血……一套流程娴熟而温暖。当一切检验合格,针头刺入静脉时,我并未感到刺痛,只静静看着一股股红的血液,顺着透明胶管,沉稳而有力地流入那小小的血袋,仿佛生命的一部分正悄然去往另一个需要它的地方。

与血站的工作人员闲谈,我忆起模糊的往昔:“大约从1997年就开始了吧,断断续续的,也不知献了多少回了。”

一位正在操作电脑的姑娘接过话:“早期的记录没法查了,但联网后的都在系统里。”她输入我的身份证号查询,随即告诉我一个数字:最近10年,3600毫升。

正说着,我此行的400毫升也已采集完毕。3600毫升加上400毫升,便是4000毫升。这个数字让我心头一振——即便不计过往,仅这有据可查的,也已汇聚成一条小小的、生命的河流。

工作人员向我解释道,血液无法人工合成,每一滴都关乎一个亟待救援的生命:手术台上的伤员、血液病患者、产后虚弱的母亲……他们的话语朴实,却字字千钧。在这秋日里,我更加明白了这袋血的意义。

韶华将逝,爱心不老。我自豪,我曾是一名无偿献血者;我更欣慰,那流淌出我身体的殷红,或许正在某处,浇灌着一朵即将绽放的生命之花。

秋收季节

程公伟(邹城)

记忆里的秋天,总和收获紧紧相连。而说起收获,地瓜便是绕不开的话题。

作为旧时的主粮,地瓜在初夏栽下,期间需经过翻藤等一番照料。待到秋风起,便是刨收的时节了。顺着根茎一锄头下去,当硕大的地瓜从土里显露出来的那一刻,总能带来一阵朴实的惊喜。看着一地圆滚滚的果实,心里便觉得分外踏实。

收获的地瓜,大部分要削成片,摊在田野里晾晒。等它们干透了,再收回家储存。这些地瓜干最终会被磨成粉,烙成煎饼,成为一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主食。除了切片,总会留下一部分完整的,窖藏进提前挖好的“地瓜井”里,能一直吃到来年春天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旧时收种地瓜的情景,至今仍清晰如昨。有一年栽种地瓜,那时我正在外上学,周末回家恰巧赶上家里抢种。母亲他们在地里不停地栽插秧苗,我便从地头的垄沟里,一趟趟地挑水浇灌。待所有秧苗终于栽完,全家人都累得直不起腰,我更是一步也挪不动了。

秋收的记忆里,自然也少不了种麦、掰玉米、刨花生、割大豆的景象。当金黄的玉米挂满农院的墙头树梢,仿佛也挂起了人们沉甸甸的希冀与吉祥;当黄澄澄的花生、大豆在院里铺开,满院都洋溢着收获带来的幸福与欢畅。

秋天,是一个蕴含丰收的词语。想起它,就想起旧时的农人们,在烈日下躬身劳作,挥汗如雨。那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粮食,让他们付出了辛劳,也曾让他们收获希望与梦想。

梦里梧桐叶落时

赵志勇(嘉祥)

儿时的村前,大寨路两旁梧桐夹道。暮春时分,繁茂的枝叶在空中交汇,将整条路笼罩成一条绿色的隧道。初夏,梧桐花开,风过处,洒落一地淡紫色的芬芳。花谢后,便结出一端开口的圆柱形小果。我们总能将这些小果子玩出无穷花样:在地上摆出奇异图案,置于指尖捻作陀螺旋转,或首尾相穿,连成蜿蜒的长龙。仅凭一堆果子,便能消磨半日欢愉。

待到秋深,宽大的叶片落满一地,我们就拾取落叶,装满大大的袋子,背回家中生火做饭。童年的大半时光,便是在梧桐树下度过的。大人们在田间劳作,我就在那片树荫下玩耍。一棵梧桐,就这样横跨了我的春夏秋三季。

后来,坑洼的泥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马路。秋风再起,不见梧桐,却仍有漫天的树叶在空中旋转、挣扎,努力划出生命最后那道倔强而优美的轨迹。明知终将坠落,也要以最耀眼的姿态,留住生命的尊严。那一瞬,它们如流星般璀璨。

我仿佛也随这落叶,一同融入了秋的怀抱,感受人间的清冷与温情,体悟生命的渺小与坚韧。只是,无论心中如何感慨,都再也寻不回那片梧桐地,再也遇不到那个年少的自己。

于是,我学着落叶的姿态,在秋风里,起舞,微笑。

秋日·秋云·秋雨

张春清(济宁经开区)

9月后,鲁西南的天空便敛去了盛夏的烈烈炎光。

秋阳很暖,暖如初开的菊香。此时的日光,像一位步入中年的母亲,褪去了少女时的娇气,透着明亮却不刺眼,温热却不灼人。

太白楼前的银杏叶渐渐黄了,一片片如黄蝶翩跹而落,竟有几分太白醉笔的狂放。老城墙根下,几位老人蹲坐着对弈,棋子落于石上,声响清脆中带着钝重,和远处“糖葫芦——”的叫卖声遥遥相和。

穿过竹竿巷时偶一抬头——鲁西南的秋空上,正飘着柳絮般的云。待云层愈积愈厚,秋雨悄然而至。风从微山湖上掠过稻田,携着稻香,先在小北湖的芦苇丛里打个转儿,才慢悠悠漫进城中。雨点先是试探地落三两滴,在青石板上印出铜钱大小的湿痕,随后便纵情倾洒,将整座城笼入灰蒙蒙的雨幕中。

这雨淅淅沥沥,从清晨落到黄昏,天地间氤氲着散不去的潮湿,只盼着雨快些停。

雨住时常是午后。云层忽然裂开一道缝隙,漏下一斜日光,正好映在曾子庙的琉璃瓦上。瓦上雨痕未干,经阳光一照,泛出七彩流光。宗圣殿前的水洼里,倒映着几片彩云的影子,随水波轻轻晃动。

秋夜深时,偶有失眠的蟋蟀在墙角低吟两声,又很快静默。只剩秋风掠过屋瓦,发出轻轻的呜咽。待到次日清晨,秋阳再度升起,早行的人会见,路旁的菊花正微微含笑——那是秋日里,最温暖的一抹生机。